

种葫芦要分谁种，有的人种的葫芦，长一架子藤蔓，一只葫芦都不结。屯子里的人就说，葫芦有公母之分。如果种的葫芦籽儿是公的，肯定结不了葫芦；如果葫芦苗是母的，小葫芦就一个接一个，到了晚秋，满架子都是葫芦，大大小小的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父亲翻了翻日历表，选了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，最好是日落西山时，那时的葫芦，经过一整天太阳的暴晒，身体柔软，韧度适中。摘下葫芦，放在石头墙上，抑或屋檐底下，晒到八分干，不可干透了，如果那样锯的话，葫芦瓢不是偏左就是偏右。我家从祖母那一代开始，就用葫芦瓢舀水来做饭、洗衣。

我婶住在我们家隔壁，两家共用一堵火墙。母亲种的葫芦，从墙这边爬到婶子家那边。母亲怪不好意思，打圆场说，这葫芦摘了后，挑外形好的，送你几个。我婶子说，不用，不用，大嫂，你就把葫芦叶给我一些煲汤喝，鲜美呢！母亲说，这好办，你随便摘，不影响葫芦生长就行。

老婶不是懒。阳春三月，母亲在这边院子喊一嗓子，种葫芦，老婶答应得很畅快。妯娌二人，在各自的院子里说说笑笑就将葫芦籽儿按进了土里。

风雨吹拂、滋润。葫芦藤，吹气似的迅猛生长，叶脉嫩生生，绿油油的，这个时候，母亲用剪刀剪来葫芦叶，洗干净，切成丝儿。再来几枚土豆，同样切丝。锅里放一勺猪油，锅灶的火，先急后缓，葱姜蒜爆锅。葫芦叶必须在锅里的汤沸腾几个来回后，再扔进去。黄灿灿的土豆丝，绿意盎然的葫芦叶，再配上粉条，撒几个红辣椒，就着玉米面大饼子吃，非撑圆你的肚皮不可。

煲好后的葫芦叶汤，汤面浮着一层亮晶晶的油花花，记住，别放豆油煲葫芦叶汤，发涩，还有腥气。加少许猪油就可以了，绿绿的葫芦叶，入口绵软，有一股淡淡的馨香，很好消化。葫芦叶具有利尿、止痛、促消化、降血糖、解毒等功效和作用。

葫芦叶还可以包饺子。那个年代，年猪较小，也就二百来斤，母亲把坛子用热水烫一遍，擦得锃亮，将猪后膘切成一块一块，码在坛子里，撒一层咸盐。咸猪肉剁碎，和葫芦叶搅合好，包出来的饺子，清淡，喷香悠长；再蘸点蒜泥，那叫一个绝。

另外，葫芦没成熟那会儿，煲汤、炒着吃，都不赖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葫芦的确是一大功臣，丰富过平头百姓家的餐桌，也给人治过病，救过命。邻家的江子，读小学二年级时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憋尿，憋得脸通红，额头汗津津的，就是尿不出来。大队卫生所隔得也远，他母亲索性摘来葫芦叶，用石舀捣烂，让江子生吃，江子拧着鼻子，难以下咽的样子很滑稽，葫芦叶捣成沫儿，嘴角都是墨绿色的汁液。说来也奇怪，吞下葫芦叶后，过了十几分钟，江子有了尿意，跑出去站在坑沿，“哗哗”尿便顺畅了。江子那个乐呀，在地上



架上长满绿葫芦

□张淑清（辽宁）

蹦高儿。南河屯的人，几乎家家都种几棵葫芦，最后结出葫芦的没几个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老婶种的葫芦就犯病，眼巴巴瞅着一个一个小葫芦，水光溜滑的，过了一宿，你再看架上，葫芦开始萎靡了，干瘪了，再过一天，掉落了。老婶隔着火墙急吼吼地问母亲，咋回事呢？是不是阳气、风水全跑你那边了？母亲笑了笑，要不来年你过来在我家种葫芦，我到你家去种？老婶说，这主意不错，我看行。第二年春天，老婶风风火火地跑过来，在我家的桃树、梨树下，点了几颗葫芦籽儿。母亲到她家那边如法炮制。苗出得很好，一样的管理、打水叉子、上肥料。令人纳闷的是，母亲经手的葫芦架上，葫芦密密麻麻的。老婶种的葫芦，枝叶茂盛，郁郁葱葱，一个葫芦都没结！

老婶是彻底服气了，母亲心眼好，葫芦收获后，要分一些给老婶，老婶也不客气，对着一大堆葫芦左挑右选，找出了七八个葫芦。老婶搬走葫芦后，父亲埋怨，真不害臊！把人家的葫芦都拿走了，我们用啥？母亲就捅咕父亲一下，别那么大声，东西都给她了，再落不到好，是不是猪八戒照镜子——里外不是人？

锯葫芦瓢是门学问，偏一毫米，都不中，不偏不斜很难把握。父亲是生产队里有名的一眼尺，他用左眼一扫一瞄一瞥，就可以不差分毫地测量出一块地的亩数，一块石头的分量，一杯水的轻重。阳光明媚，长条板凳坐在院子中央，母亲把着葫芦，父亲手拿一把锯，左眼微微一衡量，葫芦瓢就开得规规矩矩，像自然生长的一

样！总共几十个葫芦瓢，用来盛饭、舀菜、舀水，大一点儿的用来装米面、豆类。头几年，父母把葫芦瓢送给很多老亲旧邻。后来，有县城的人来屯子走一走，发现了我们家满架的葫芦，绿叶掩映，煞是好看。城里人眼睛一亮，说要买下葫芦。价格也不菲，父亲连眼儿都没打，答应了。秋后，城里人开着面包来，带走好多葫芦，他们选的葫芦，外形美观，没有任何瑕疵。后来才了解到，他们是带回城里，卖给工艺品店铺，在葫芦上绘画，然后，高价售出。

现在，老婶已过世六年了，老叔也没心情种葫芦了，母亲则一如既往地种葫芦。秋天采摘了，开好葫芦瓢，送几把葫芦瓢给老叔。只是老叔表现得很淡泊。现在的超市里，镇农贸市场，盛水的铁舀子、塑料瓢、铝舀子，应有尽有，老叔对葫芦瓢不屑一顾了。父亲母亲有些失落，这失落像一只手，狠狠抓挠二人的心，他们商量好了，以后不送葫芦瓢给老叔了。

最近几年，老家不种葫芦了，我对葫芦叶煲汤，嫩葫芦烧菜，内心依旧充满向往。某日，心血来潮，放下手里制作了一半的课件，去向阳桥露天市场，找了一圈，也没找到绿葫芦，倒是卖干葫芦瓢的。在一个摊位上，少得可怜的三四个小葫芦，黑黄色的身体，像一只流浪的小猫，无论如何也激不起我的兴趣。

就在我的一纸素简上，种一城的葫芦吧，让葫芦带着故乡的温度，穿过一座一座村庄，唤醒那些离开家乡的人，顺利找到回家的那条路。

走不出那片竹林

□黄素鸣（四川）
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总有一些地方深深地烙印在心底，成为永恒的记忆。于我而言，老家那片已经不存在了的竹林便是如此。

思绪回到有个小地名叫作塘坊湾的地方，有个坐西朝东的小院子，院子前有两笼竹子，长得很旺。竹林底下有个小沙凼，热天，家里那头大水牛就拴在竹篾上，泡在水里。

春天竹笋冒出来，那时不兴吃竹笋。竹笋慢慢长大，笋壳一张张脱落下来，捡笋壳当作燃料的活，就是读书娃娃的。笋壳是不可多得的引火柴，好用。竹笋粗壮，壳就肥大，捡一大稀脸背篋，用不了多久。笋壳不重，只要能背动背篋就能够背起一背篋笋壳。

笋壳一出来，妈妈就会挑选一些厚实、光滑、平展的，擦去壳毛，叠得整整齐

齐，压在碓窝底下，待冬腊月农闲时，取出来给一家大小做布鞋用。那个年代，女人们忙里偷闲的那个千层底里面，就有笋壳这种材料。

一到夏天，竹林里总是充满无尽的欢乐与温馨。妈妈总是把竹林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以便中午或者晚上乘凉，还会事先点燃一堆蒿草，驱走蚊虫。

奶奶会在竹林里辛勤地打麻，麻刀在她手上熟练地翻动，汗水浸湿了她的额头。记得那时，爱听奶奶讲故事，其中有“连续滴七早晨竹叶水，就能够看见鬼”的龙门阵。

那时候，我们还小，天真无邪，就悄悄地按奶奶说的去做，才发现奶奶是个骗子，滴了竹叶水，从没见过鬼。倒是奶奶说她见到了鬼，问她鬼像个啥子样儿，她说跟我一模一样，调皮鬼。

妈妈常常坐在竹林里，安静地做着针线活，缝缝补补的日子，与这竹林有了不解之缘。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，映出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，这画面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而历久弥新。

对于我们这些孩子，竹林便是我们的乐园。在那片清幽的天地里，我们尽情地嬉戏玩耍。竹林里谷麻雀多，掏麻雀窝成了主打游戏，闹得雀国不得安宁，我们是在麻雀骂人的那些鸟语里长大的。

竹林里有从渠江吹来的风，轻柔而凉爽。风吹竹叶沙沙响，仿佛演奏着一首美妙的乐章。竹林成了我们天然的纳凉处，夏日的酷热被驱散得无影无踪，给了我们一个清爽的童年和少年。

竹林边的那个小沙凼，那是我们发挥想象力的地方。我们用竹叶编织成小船，放入沙凼里，看着它们缓缓地滑动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喜悦。那一艘艘小小的竹叶船，承载着我们的梦想，驶向未知的远方。

如今，时光荏苒，岁月变迁。奶奶和妈妈都已离我远去，我们也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乡。但那片竹林，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